

栗城集

第二函
十一冊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進策

臣事下五道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

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煖汲汲於
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
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以略觀之矣堯
舜之時洪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
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
海內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
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
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

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嗟夫
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
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
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
之祿旣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
官旣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
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
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
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

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
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於宰相其節級相次者
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
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於其所而誰
肯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
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
官者有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
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
異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

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息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
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
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
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 朝廷郡
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
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
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懈而不可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
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
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

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 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
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
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
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
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數歟

臣事策下第二道

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俟乎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更不如

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
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
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
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
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
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
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
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
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

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

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臣事策下第三道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
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
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
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
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
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
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回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
其贏餘以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

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

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
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
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
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
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
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
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
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
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

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涖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

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人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

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人志願以立出處之節去其私心以公天下之利夫無私心者